



秋澗先生大全集卷第八十四

烏臺筆補

彈聊城縣官汚濫事狀

令体察得博州聊城縣周縣尹至元六年冬與部内
良人妻阿曹通奸其秦主簿亦於當年秋前往上口
鎮倉部糧與部民馮貨郎女通奸俱各私下用錢折
合休和了當就問得本路司吏朱勉與所察相同今
來切詳縣尹主簿俱係牧民之官承流宣化肅政風
俗者也今侵犯部民其汚濫非違如此合行糾劾

論中都喪祭禮薄事狀

切惟送終人子之大事今見中都風俗薄惡於喪祭
之禮有亟當糾正者如父母之喪例皆焚燒以爲當

然習既成風恬不知痛敗俗傷化無重於此契勘係契丹遺風其在漢民斷不可訓理合禁止以厚薄俗外據除六無問貴賤多破錢物市一切帑作房室侍從車馬等儀物不惟生者虛費於死者寔無所益亦乞一就禁止據此合行具呈

皇太子親政事狀

蓋聞武丁學于甘盤號殷高宗孝宣起於民間為漢今主以唐太視朝以子治觀政世宗東巡以允恭監國斯二君者豈特為元嗣廣聰明達民事而已蓋將正神明之器分夙夜之憂繫臣鄰之心慰億兆之望撫軍監國皆其事也而夏生亦云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恭惟 燕王殿下春秋鼎盛孝敬日隆今者守中

令領樞府然首居重器未嘗事事且古之聖人宜莫如舜尚歷試諸難用彰玄德以憚愚慮誠宜早正位號俾躬理庶務仰承黃屋之心俯署青宮之事如每歲春車駕巡幸上都 燕王殿下居守陪京撫臨漢

地握二府之樞控百辟之重俾睿智足臨日深治道又念方今 聖天子以仁厚恭儉率先天下而繼體者於稼穡艱難之事又不可不知也不然沿邊將士自較閱以來上下負責不蒙自新雖欲功過相當將何所明若高秋馬肥奉將天威撫巡江漢以之頒犒祿秩赦宥過悞豈特旗幟壁壘精彩一新亦將作士氣揚蠻荆懷遠方安新附復有奮忠竭力建非常之功於目前者矣其爭先快覩謳歌慶幸倍於尋常方

方也又省記頃者太子合昔夕在先朝時已以位號之正判署教條親諭漢官茲非其事與能若是固盤石之基定天下之本計孰大於此者憚職分雖卑猥當言責國之大事敢冒昧敷陳

彈博州總管楊庭訓不之任狀

今体察到前博州路總管楊庭訓本官爰自宣州次官陞克河間路總管同知再考授博州路總管於今年七月內祗受 宣命虎符克延安府總管

朝廷恩私待以不薄不期錄連保狀輒自獻投以延安爲下路欲難其行以少中爲稍降妄攀別例一意徵求有虧廉節燕照得之官程限已有定例其楊庭訓自祗受以來經今四月有餘推延事致遲遲不行

恐臣子之分不當如此事屬非違合行糾劾

第二狀

近爲延安路總管楊庭訓不赴任事已經具呈未蒙定奪切聞上臺照勘体察本官元行文卷意者豈謂憲司已有先行故遲遲其意却緣憚体訪此事前後月餘纔方得實據本臺事理並不知會至於愚見偶與鈞意略同行之似不相妨緣元狀止彈本官爲路小官降故違 朝命八十餘日不行之官至於自投保狀曾不知愧即係彈章中引據事意本非正情設若在先亦有此等事體未嘗糾彈儻今後更有但此事同而情理深重者憚等合無其行與否據此合行載呈

論河南行省屯田子粒不實分收與民事狀
會驗河南行中書省咨該去歲屯田子粒一百萬石
內明該屯戶收分語句今體訪得止收到稻穀又馬
料粟通計約四十餘萬石其收分與民數目至今不
曾給付使失業之民二萬三千餘戶往返千里却於
住貫般易糶糧以供朝夕貧者至嚙食草木陳告無
所以致徃徃逃竄至有舉屯全空者切惟屯田大計
當草創之際所宜務遠圖固根本開布恩信撫養新
集遵固予之道植久駐之基不務出此將上項子粒
公文明該除數實惠曾不及民使官食前言民有飢
色張虛數以要上知顧小利而斂衆怨既非
國家之便又非持久成大功之遠略也其昧上瞞下

是厲姦欺據此合行糾正

論河南分作四路事狀

切見河南係邊防重地耕戰之大本所在今

國家用兵江漢開置屯田示其久駐非特取襄陽而

已爲今之計宜分治撫養以實河南根本爲急照得

河南地方寬闊東西二千南北一千餘里跨州連郡

大小七十餘城軍民一十八萬戶雖不及徃時實亡

金一國也今止設總府一道使都轄於上府治又處

北偏東南州郡半與南界犬牙交入如唐鄧徐邳亳

潁等州去京近者五六百里少有緩急其簿書期會

徃返交錯首尾相應動輒月餘不惟辦集生受其實

難以控制兼平時與多故事勢不同自攻守襄陽已

來轉輸調度百色所須取辦有司急於星火今而亦
同止轄三兩州者張官置吏一體勾當縱彼人才固
難負荷此特官府之難易耳所可慮者逃南屯田大
復壞散往往避役致有牟屯全空者其患在不隸州
府衆人耽悞無有專任責者故也又值蝗旱連年軍
民困苦譬猶群羊數萬被擾不安雖居牧地且乏水
草又令一人看管放牧未見其安且便也以憚愚見
合無將河南地面分作四路以歸德爲一路而徐邳
宿亳隸之以蔡州爲一路而陳穎睢息隸之以鄧州
爲一路而申裕唐隸之以南京爲一路而鈞許嵩汝
鄭延隸之其選任官吏比之常調增加品秩獎勵
事功人爭效用外據所該屯田地面其府官令兼帶

營田使職名於上提點勾當外三路所有屯田戶主
常加存恤將彼此事情互相照料撫養其生業休息
其困乏使一方軍民及居者屯者兩不失所方為稱
職然後限以歲年責其成效以憑考較別議陞降如
此庶得軍民兩安政成化理事無曠慢邊防之重地
既安耕戰之大本又立以攻以守投之所向無不如
意若貪負外虛內置已有而不恤圖必爭之要害是猶
荒膏腴之地不為耕稼而求不可治之石田恐切為
鄰人之輕且笑也外據真定平陽兩路亦宜標撥州
縣另立散府使直隸省部管領其於官民亦為兩便
且免夫末大不掉之虞得強幹弱枝之道矣據此合
行具呈

論怯薛及加散官事狀

切惟自古殿庭之間內而近侍外而宿衛凡有職掌俱帶散階理無一槩白身領宮掖之事者今伏見朝廷一切侍從宿衛怯薛丹等官員多係功臣子孫及歷年深遠辛勤勞績人負據見掌職事就中固分輕重上下終是朝家未曾普覃加帶勲散階號使寵異其身名儻議而行在國家大為恩惠於臣子益勵忠勤且古人有言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階增則堂高是近臣榮顯則人主愈尊崇矣今後合無將內外一切近侍環衛等官據見掌職事依驗色目普加散官如龍虎驃騎金吾奉輔國昭安懷定尉之號更明武將軍之官下至丞照忠

定奪俸秩為一代新制所謂立制自貴近始昨聞集議官官服色是欲辨上下定民志也據散階事理誠宜先有定奪然後服色可議蓋服色因官品而定而官品由服色而顯也伏乞御史臺照詳

論收訪野史事狀

切惟古者脩史雖野史傳聞不以人廢伏見國家自中統二年立國史院令學士安歲收訪其事數年已來所得無幾蓋上自成吉思皇帝迄于

先帝以神武削平萬國中間事功不可殫紀近又聞國史院於亡金寶錄內採擇肇造事蹟豈非慮有遺忘歟然當問從征諸人所在尚有旁求備訪所獲必

富不然此輩且老將何所聞合無榜示中外不以諸色等人有曾處從征進凡有記憶事實許所在條件或口為陳說及轉相傳聞事無巨細可以投獻者官給賞有差如此庶望人効衆美國就成書使馮休盛烈晦而復明備見一代之史碩不盛欵

論品官懸帶弓箭事狀

切見國家往年禁斷弓箭事久弊生中間似有未盡者今體訪得軍戶幹脫弓手打捕回回等人皆得懸帶而外任三品至七品以下官員皆不許懸帶據上項官員重則控制數州小則肅清百里其間懸佩符命赴任在官往返道路緩急有虞無寸刃隻矢以禦強暴是國家命官不若打捕等戶之有備也且此法之行止能禁絕良民近年所在失事多係挾持弓箭馬賊其擅助賊威奪去民救莫此為甚據外任三品以下官員今後合無照依品官合得舊例定奪俚為長便據此合行具呈

彈甲局首領官張涇影占工役事狀

今體察得中都甲局首領官張外郎至元四年五年影占合造甲人匠劉仲禮私下取要工價鈔四十四兩五錢却將本人合造甲數逐作抑令其餘人匠分造了當今就問得張外郎名涇是實據此合行開坐糾呈

為驛程量事緩急給限事狀

切見隨路每歲差遣人負赴都如計稟公事押運差

發課程一切等物者既還心欲速得到家不問鋪馬
生受日行數站其馬死不無走損倒死以憚愚見今
後除軍情急速人負外其餘所差人負合無照依舊
例量事緩急定立往回地程使各站出給關文於上
分朗書寫日行站數依上走迤仍令按察司体究違
者治罪施行如此似望鋪馬少有倒死站戶不致生受
為典雇身良人限滿折庸事狀

切見在都貧難小民或因事故往往於有力之家典
身為隸如長春一宮約三十餘人元約已滿無可償
主致有父子夫婦出限數年身執賤役不能出離又
有親生男女說名典嫁其實貨賣此又大傷風化甚
不可長其典雇身人如元限已滿無財可贖者今後

合無照依舊例令限外為始以日折庸准筭元錢使
之出離其或典數口內有身故者除其死者一分之
價至於願求衣食者聽外據典嫁不實者乞嚴行禁
止如此不致已久成俗而雇身者免轉良為賤混淆
無別不然迷失門戶耽誤差役深為未便合行舉呈
為不耳先浚新城壕塹事狀

切見隨路連年蝗旱百姓飢乏者衆今春首農務將
作大興力役擬浚治新城壕塹不惟妨奪民時切恐
轉致困弊合無伺候秋熟舉作倡為未晚不然若從
重論理合先築宮城正

宸極之位使內外有限以壯
皇居然後宮室可得而議據浚鑿壕塹工役似未宜

先行

為春水時預期告諭事狀

近知得河間路汪立縣南史村軍戶劉阿李為殘害海青事將本婦人處斷訖叅詳在內為鷹隼海青公事然省部欽奉

聖旨通行隨路出榜省諭而農民愚戇月日深遠不無遺忘兼海青飛舉動輒千里切恐遠方之人不知係是車駕飛放禽羽以憚愚見今後

御前鷹隼海青合無懸帶記驗如前朝牙牌之制每遇春秋飛放之時更令所司預期將一切禁忌違犯之事重行嚴切省諭使農民臨時又得曉然通知如此豈惟易遵難犯亦不致悞有損害似為便當今後

設或復有違犯之人乞送有司照依札撒斷罪施行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四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五

為運司併入總管府選添官吏事狀

照得隨路總管府自至元元年止是管領民訟差稅而已以故總府州縣徃徃負數不備其或闕員去處多不補差今者已將運司所管酒稅醋稅倉庫院務工匠造作鷹房打捕金銀銅鐵丹粉錫碌茶場窑冶鹽竹等課并與曾諸軍盡行併入各路總管府通行節制管領比之在先職掌事務其繁冗增劇豈止數倍之上所賴用得其人負設必備方可辦集不然將來事有失候不惟官吏在被罪戾且以負數不敷為辭至於都轄上司歲終考課儻無成效切恐不得獨免言責以其愚見即日注擬總管官負理合精選材

均主素重強幹有聞清慎明著之人使之統紀於上其
衰老罷軟不職素無政蹟者亦合體究得實重加黜
罰外據總管同知州同府尹以下官員驗部分大小
事務繁簡照依舊例添設員數如總府之治中散府
之推官上中州之觀察節判亦劇縣之特設丞簿是
也其府州司縣首領官吏亦合添設員數分掌案牘
勾檢稽失依上勾當如此喪望上下分職各率其屬
以成其政則民安事辦不致內外廢務有所曠闕據
此合行具呈

論省部掾內選擇檢法官事狀

切見省部見設檢法官多取自州府司吏等入如刑
部已補升某安某是也且刑部入命所繫法家自非

專門善於其事者察則過於深刻昧者不知所守輕
重高下鮮能適宜其或處心私徇唯法是翫尤為利
害兼照得檢法係八品正官亦無州府吏人既非才
選輒用補充者今後合無於省部令史內選擇知經
史明法律識政體明良公平之人者克任為相應合
行舉呈

為添設按察司八道事狀

切見四道按察司部內寬遠一出巡按動經半年往
返万里不惟官吏生受其實艱於周察又體知得高
麗島夷小邦尚設按察八道今東寧府內屬鳳州等
郡縣乃一道也况堂堂十万里之大國乎據見設四
道按察司每道合無添作兩道依上勾當實為便益

論起移懷孟路新民事狀

伏見懷孟新民二千戶大小一万餘口今將差官分間起移前往中興路安置止恐因而別生事端然狂悖有言者特本管頭目三數人耳今以在官審實有狀罪之可也據中間事情恐小民或不預知兼此俱係車駕渡江時軍前好投拜人戶前後恩恤十年一旦徙就遠地誠當念慮若万一生事深繫利害且即日春首當國家布德施惠助長生之氣又蝗旱連年所在生受今者迁徙遠去不惟費用浩大經過州縣飲食供頓人兵防送必致搔擾其間更多卒難起移之事而老弱因流離道路困乏疾疫不無死損恐轉傷和氣又非來遠人之道也叅詳莫若分移使實近

便 襄州郡破散支黨列之編戶一隸有司管領甚為長

論丞相史公位師保事狀

蓋聞崇德報功聖之盛事尊賢敬老 國之常經伏

見前中書左丞相平章政事史公其德望素高忠勤兩著比者 朝廷以元老勲臣

累聖眷遇詔離重地時錫寵光蓋所以安老臣而崇德業也今史公年雖耳順精力未衰謀猷風彩足以儀刑中外表正群卿而坐鎮雅俗僉謂宜封公爵又聞將歸真定設若允俞不過角巾私第安榮一身耳伏念師保之列久曠其人合無奏聞使居斯位以備論思必能進盡忠言有所廣益也如此不獨盡養老乞言之道抑以激勸人臣罄竭忠盡之節天下幸甚

據此合行具呈

請明國朝姓氏狀

蓋聞自古有國之君皆推原世系以明姓氏如軒轅以有熊為氏帝堯以陶唐為氏夏以姁商以子周以姬亡遼以耶律姓殘金以完顏姓是也伏惟聖朝奄有區宇六十餘載際天所覆罔不臣屬而又禮文制度粲然一新欽惟

國朝姓氏廣大徽赫遠降自天今輝潛未發無以格悟臣民視聽之願兼體知得有親散賜姓等氏誠宜區別親疎使貴賤之間各有攸序然後詔誥万方如日麗天焜耀六合上以接千歲之統下以垂無疆之偉蹟也惟職居言責細大之事似宜敷陳故愚

所及不敢少隳

蓋聞自古有天子者莫不膺天策命惟論五運以

明肇造之始如堯以火舜以土夏以金殷周以水木

土漢唐以火土土是也據古金泰和初德運已定臘

名服色因之一新今

國家有有禮樂六千餘載而德運之事未嘗議及其

於大一統之道以為闕然何則蓋關係國體誠為重

事緣具今吏治燭興肆

朝音制儀禮若德運不先定所王而車服旗幟之色

將何所尚矣合無奏聞令中書省與示者大臣及在

廷儒者推論講究而詳定之然後詔告万方俾承天

立極之序察然明白宣光揚祖烈貽厥子孫之永圖也
也憚謬當言列無以塞責重大之事敢冒昧敷陳

為中省兩部私使貼書事狀

切見中書省左右部所設掾史其負數足以分務俸
給足以養廉又明注出身定擬資歷是

國家以品官待人未嘗以胥吏相期也所望公勤精
幹躬行所事今則不然私使貼書通知公務每房少
者不下六七人官不係名私有形勢例皆掌按牘主
裁決甚則至於闕節導達閉閉倖門泄露事機滋長
奸弊私謁既行公道多廢近者制司偽貼事發此其
驗也重念都省致治之源兩部天官之列建綱立極所
貴肅清以明庶務奈何使初焉無知之人混清錯雜

紊煩官紀其為害弊孰甚於此若曰此等吏習而已
事何預焉是中省兩部為童子吏習之所此尤不可
甚者今者積弊有年曾不更張革去冗長欲均玉激濁
揚清選擢計密抑吏權謹公道

帝載以之能熙期會至於不失不可得也又照得省
劄行下州郡削減吏冗使有定員本謂省官不若省
事省事不若省吏若此者舍本趨末欲清其流而反
濁其本源也兼舊例私使貼書者律有明禁據中書
省樞密院左右部及隨

朝衙門占恠貼書等人合行禁罷

為百官賀正未見私先相賀狀

伏見 國家修習朝儀漸有成法是將表儀萬國肅

正百官為一代之制兼 朝廷之上禮宜過肅
殿陛之間尊無二上今者百官賀正趨集

闕下未蒙 陛見私先拜賀謹呼雜還佯失無二上
之義合無比奉朝儀已來誠勅百僚革此習俗庶令
宮庭之間先致清肅若大禮一行隨即可觀不然限
以門闈令在內者不許私賀以將其肅敬之心亦禮
治之一端也

為太廟薦新并前障堧垣事狀

伏見 國家建

宗廟奉 祖考歲時饗祭禮文昭備今職貢萬國方
物畢至惟薦新之禮尚闕而未行非所以交神明廣
孝思也又禮下公門式路馬况 太廟乎今廟宮正

門前障高堧據東西外門即神靈出游之道使內外
臣民經過者不知夤畏趨避為心又非致敬恭之道
按金制五品以上官過廟去傘屏人從疾過六品以
下並下車馬合無照依舊例遵行切詳二事違闕至
今誠有司之慢也

為春寒馬牛損傷課程帶納馬疋事狀

伏見上都路今春雪寒損傷馬牛數多其山東等處
災傷亦然切惟馬牛耕戰之本會驗明有條禁馬不
得駕拽車碾牛不得私下宰殺隨路有司奉行甚嚴今
京畿之間其牛馬非理用度甚者至於駝犁耕種公
然屠宰以為尋常茲有司之過也今後犯者宜加重
論罪庶望民知畏避不致日有虛耗外據各路課程

每季乞約量分數帶納全課馬疋有差就令本道總
府官或次貳一員兼監牧駭名每年終驗率息數目
考課能否而賞罰之亦漢武帝二千石兼馬政之制
也儻議而行上供

天子之六既下備征進之大舉一旦果用足以收良
壯而振兵威比之倉卒和買或藉取民間不惟人不
被擾抑以減省國用力不勞而辦矣據此合行舉呈

論監司簽事駭劇祿薄狀

伏念官守有常而事分繁簡時制雖寬祿隨品給惟
其加優則心專心顯則事理蓋庶於處已而免喪節
之耻勤於按部而無苟且之虞切見按察司簽事係
隨朝正五品官執掌既繁部分寬遠如刷磨按牘審

鞠刑獄糾正官邪肅清風化勸課農桑體究一切公
事終歲驅馳不離鞍馬其在山北尤為匪易今月給
俸秩止三十貫文寔為鮮薄似難養廉近體訪得隨
路勸農使副定為從五從六資品又所任之事止勸
課而已其品從高下事為繁簡俱與簽事不同今者
祿秩爭懸返加一倍合無比附約量添支使勸來者
以勉事功據此合行舉呈

用曆日銀修祖庭孔廟事狀

切見 聖朝修崇嶽祠緣為國家鎮山與民祈福而
宣聖三綱五常之本君臣父子以之而生成者也其
祖庭殿宇至于闕然攷諸典故皆係歷代有國者所
增修又會驗

哈罕白皇帝聖旨節該諸路曆日銀一半修宣聖廟據
東平益都兩路盡數分付襲封修完曲阜本廟合無
欽依 先朝聖訓將隨路及山東兩路銀數併修祖
庭正廟就用洒掃戶以供力役可不勞而辦如此不
惟善繼祖宗之志抑亦尊崇之盛典也

論關陝事宜狀

切見京兆廼關陝重鎮其居民大半南駝放良歸順
等戶蕪地負山險其義雍等峪口皆係南賊出汧道
徑如前年深入華嚴殺掠人民幾犯城廓茲蓋腹心
有應然也又如已獲平陽陳丑勞并本處李頌等詳
其事情正以徂彼前習故勾連內外謀叛歸宗皆其
事也體訪得東連鄭縣西踰義峪其間多有四方作

過避罪逋逃無名等戶聚散山林間十百為群彼負
罪避匿不獲自新小則聚而草切侵害良民重則結
連外境窺伺間便何所不至其陝西官府雖嚮奉

聖旨節文將放良折居交叅等戶令所在招刷未聞
實效况目今蝗旱如此流民不安其行府與總府且
專一選差有幹局官屬多方用心出榜招集懷以恩
信使出離山林安撫有卹限以三年免徵差賦能此
既喜從新又獲其所則前日反仄之心不測之擾可
以求絕矣若因循姑息視為細微上下蔽匿切恐因
而別生事機如華州官司明知如此數百餘戶不行
申報私下隱匿取斂差發足見奉行滅裂不為盡心
曾無實効之明驗也若曰金商已成茲不復慮消患

未萌古人深戒又照得本路總管已闈三年雖有一
二次官望輕地微恐難鎮服是則分陝之任未得其
人誠不可緩也宜早為遴選材德威望素著足以填
撫軍民者以膺重寄庶幾秦隴之間弊政一新狂妄
消弭其元元之民感念恩德知
朝廷雖遠其憂民慮憲深至如此孰不慶幸是天下
一臂大得安全矣

曹州禹城縣隸側近州郡事狀

切見曹州所轄禹城縣去本州七百餘里其親管并
投下約四千餘戶一歲之間事為不少如科撥催徵
打算勾集及軍馬詞訟申稟一切事理人吏往還一
千四百餘里其於難易不較可知若官得其人政平

訟理民受其賜苟非其人恃賴上司寫遠不復聞知
凡有剖決鮮不徇情直行其或枉錯使無力小民卒
不能上訴有受臣而已今照得本投下和斜拜荅漢
止係千戶功臣之家不同諸王公主駙馬等族人合
無將五戶絲依例分付本投下外據縣司一切事理
就令側近州府節制照管官民但為兩便其濟州亦
撥到平陰縣五百戶亦請一體定奪施行

為完顏投魯訛欺誑事狀

近見在都咸寧坊人戶完顏投魯訛告稱耶律丞相
於本宅地虛暗并眼內截課銀五百餘定既而翻掘
一無所見切詳京師風化之源政今之本一旦信從
小民狂妄至欺誑省堂侵誣大臣動擾人眾知無為

有徵倖方一舉云此風漸不可長兼白晝豈都城監臨發掘似非平時文事其投魯訛若不痛加懲誠以勵其餘切恐小民因緣別生發端

請百官上

尊號事狀

蓋聞古者天子臨御日久功德昭著百官表上徽號至于再三鴻惟

聖天子登極以來神功聖德不可殫紀今者宜請中書省恭率內外百司奉表具上

尊號以聞

視朝奏事有常限狀

切以天下之事日有萬機事重而當即行者必須取

自 聖裁宜恭請

皇帝陛下自非歲時巡幸於端居兩宮之時視朝進奏定立常限非惟庶事康理亦使臣下不致稽緩

請建臺閣圖功臣肖像狀

昔兩漢之麒麟雲臺唐金之凌煙衍慶皆所以褒獎忠義激勸一時切見 國朝開創以來謀臣猛將勲德顯著者甚多合無建立善堂閣圖繪肖像不然則使歲時配享廟庭非惟存沒獲寵亦一代之盛事也

立龍衣封衍聖公事狀

伏見歷代尊禮孔聖世有龍衣封以奉祀事會驗國朝自壬辰年間欽奉

聖旨於南京取到五十一代孫孔元措赴

闕令襲封於魯自元措之後嗣襲遂闕歲時主祀止
令曲阜令治承權祀事甚非大宗主祭之義我
國家尊師重道焜耀百代三教九流莫不崇奉豈惜
一人爵祿而不議封建蓋未有舉行者合無聞奏明
考族譜令宗親推其賢而有文者襲其封爵俾奉祀
事以明天下風俗之本寔聖代殊常之盛典也

為教孔顏孟子孫事狀

伏見 國朝尊師重道德及後裔其孔顏孟子孫故
往者特設教官使之養育比年以來不聞一人有學
業問望者雖親炙祖庭其淵源聞見終是寡陋今後
有無選三家德性頗明俊者使入京師國學令學士
等官教育庶幾有成以昭先世之德

史丞相封公爵事狀

切見丞相史公係四朝勲臣今雖引年宜加公爵給
其半祿時加體兒以備顧問合無更依舊典每十日
一至中省平章軍國重事不然使卧護諸將規取荆
襄亦周宣憲宗之舉也

請禁制異樣服色事狀

切惟衣服之制本以別貴賤定尊卑故歷代相沿各
有定制今民間以侈靡相高雖工商皂隸皆得衣被
金綉龍鳳衣物以致貴賤混淆無以差別今

國家以儉德化下服服不衷返為妖災今後合無將
一切金繡異樣衣物除令得服用外自餘即聽與鞍
轡等事一體嚴行禁制亦辨上下定民志之一端也

論節婦雷姑狀

今体訪到京兆府三白渠副使郭時中妻雷氏係前
監察御史雷晞顏女自三十一歲夫郭身故雷止生
女子一人長已適元氏經今十有六年窮居守志誓
死靡它真順堅確殊有父風宗族稱賢鄉閭服化在
雷門善繼先聲居郭氏寔爲節婦理宜旌表風勵多
方伏乞御史臺照詳施行

史丞相子格合任用狀

伏念崇德報功聖王之盛事推賢繼世有國之常經
切見前中書左丞相平章政事史公中朝元老累世
勲臣夙夜奉公小心翼翼而又忠孝傳家險夷一節
今行年七十揔戎湘漢御將籌邊衝冒矢石瘴煙異

兩偃薄侵凌內懷未効之憂外懷敵王之寇用是憂
勞日臻衰疾伏惟

朝廷憫其如此故屢頒

宣賜式慰老懷先之以

御醪藥餌繼之以

內廐乘騾其爲

恩寵固以隆重然史氏一門諸子振振未蒙擢用今
者魯蔡二公之後內外分任各有其人豈期柱石之
元臣未覩簪纓之嗣子據嫡長子格天姿高明達於
爲政前任衛州節使已有能聲後從西征多歷艱險
合無依例任用置彼周行不惟慰史公之心於垂老
之年抑亦激忠風於當代也據此合行舉呈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五

秋澗先生大全集卷第八十六

爲臺筆補

廉平章廉能合復用狀

蓋聞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今之通論也伏見
中書平章政事廉希憲忠誠衛社孝友名家久侍禁
闈常深委仗而又疾惡如讎進賢若渴爰自中統初
年奉將天威仗鉞陝右其奮不顧身殫伏禍亂致
寬西顧之憂而謀猷忠壯蓋素所蓄積也及歸治
裝琴書之外一無長物可謂廉矣旣而平章中省前
後七年益勵忠貞之節殊深端揆之方其於贊襄不
爲無補邇者罷政就列羣緣新制不聞過愆今也未
及踰年卧病數月生理蕭然恬焉自若雖解律光之

忠亮無他魏高允之清苦自守無以過此誠清白之
相乃有為之材也今年方強仕但未宜置之散地使
後事功方今川蜀未得其人襄陽旅拒不下儻起而
用之使當一面必能收取實効不効則治其以冒妄
之罪誠所甘心焉

乞尚書柴植北還事狀

切見 雲南王府衛行六部尚書柴植賦性良能為
人簡重嚮恣西曹殊深雅望久承簡在之恩宜處腹
心之地自居大理將及五年今體訪得 王府既還
無所事事至於彼方上設宣撫下有管民等官仰賴
天威足以填撫其柴植等一行官吏廿餘人俱不宜
久置遐荒坐老志節使智能之士不得樹功業於明

時誠可惜也近於奉使張庭珍處問知本官身雖無
恙鬚髮盡白乃心 王室無日不在興言未竟涕泗
交零中外聞者莫不慨嘆昔班定遠哀請臣不敢望
到酒泉得生入玉門關足矣古今雖殊其於臣子戀
闕之心一也兼植母在堂年逾八十使母子形影相
吊於萬里之外又可憫也伏惟
聖朝以孝治天下如植者儻蒙 矜憫 詔賜北還
如是豈獨不遺材於絕域抑使忠孝之道得兩全於
君親亦激勸臣子之一端也

論高明奔母喪事狀

今體訪得戶部員外郎高明為母訃至已經詣告未
蒙明降輒即奔赴致省堂恠責遂差官馳海青馬前

去追鎖但欲以違錯加罪為此參詳得若以公廢私
純孝之人難以存處若因孝獲罪使為人子者聞父
母之喪皆不敢奔赴是有司教人以不孝何以法為
唯其兩者之間未有定例使澆薄之徒轉無顧忌孝
行之士愈惑所守照得舊例斬齊三年者並聽解官
其品官任流外職及吏員司吏諸局分承應人遭喪
卒哭百日令復職願終制者聽聞喪者並聽奔赴今
凡諸職官遭父母之喪其有告詣奔赴及願終制者
如抑不從恐傷孝子之心伏乞省部比及通行定奪
已來合無量職務繁簡權宜定制或以卒哭為期或
見新月復職外據自願解官終制之人一從所請兼
憲臺以肅清風俗為首務而古者明王以要道治天

下無重於此據此合行具呈

彈周咬兒羅魏子等事狀

伏見近緣災異減斷囚徒所以詳刑用回和氣故選
差朝官宣明至意審理完帶惟卹惟欽期于允當今
體察得某人颺心殘忍悖法亂行以重為輕當出復
入如滑州周咬兒打死馬大事詳其造意止緣將妻
枉道慮有非為曾不詳審

詔條輒以圖財論殺又驅奴孫佛室并妻羅魏子於
淇州郭家店內同謀親手將本使王二殺死雖佛室
在逃未獲其追會准服已是完備自合依奉

詔條准酌舊例不分首從論決却將羅魏子止同雜
犯決訖四十七下分付本家收管切詳二事既乖寬

大之恩尤失重輕之義足見處心邪枉悖法亂行非
唯返戾天地之和氣使嘉寃鬼苦生死兩傷胡可追
悔據逐節事理大屬違枉合行彈劾乞依法論罪以
慰死者

論左丞許公退位奏狀

臣聞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得賢而不用猶久陰
而不雨也伏惟中書省禮樂刑政紀綱號令之所出
誠朝廷之大柄中外之繫望也丞轄之位不宜用
匪其人使曠天職伏見左丞許公衛師心大學養氣
至剛獨立危言清苦自守挺然有蹇蹇匪躬之操方
之古人不可多得且自立中省迄今十有二年前後
相臣如衛竭盡者多矣未若許之切直敢言不以榮

貴爲心者本官正以遭不世之遇當有爲之時十餘
年間恩禮隆重爰自布衣擢置相位計其初心有盡
瘁報國而已然自輔政已來雖中間有所達明未聞
以次施行者以謂處任重責深之地無涓埃補報之
功夙夜思惟自慙焉用是憂惶疾日增劇今者恐久
妨賢路故卧病不出哀懇求退至于再三揆度其情
恐不特血氣爲病耳伏惟

皇帝陛下聖智天臨明燭萬理求治之心亟若飢渴
一旦得臣如此夫復何求且君聖則臣直虎嘯則風
冽氣所感召理之固然若是則國家之福天下之
幸也如左丞許公者伏乞時加體貌置彼論思庶使
展盡底蘊以荅恩私其於謀王體斷國論必能佳

盡忠言有所廣益以慰中外之望誠未宜聽其去位
以塞忠諫之路也臣職當言責觸冒忌諱惟
陛下 留神省察

論司獄官合行條理事狀

伏見比者隨路設置司獄官三十余員其品與祿不
爲微薄足見 朝廷重惜人命哀矜庶獄之至意也
又照得省部即目以五事考課親民官政治能否獨
不見降到獄官合行條件切恐中間不爲用心勾當
有名無實緣狴犴之間人命所繫若未經鞠問及抵
法以前或因病失所非理死傷其者間縱有 寃濫當
宥之人胡可追悔此與殺之何殊檢會故典漢宣帝
地節四年詔曰今繫囚或以笞掠及飢寒瘦死獄中

者朕甚痛焉其令郡國歲上繫囚若笞掠及瘦死者
丞相御史課殺最以聞今卑職參詳隨路輕重罪囚
一歲中不下常有五七百人且冬夏二季又爲苦月
其或溫涼失所飲食非時藥不當病非理死傷者固
亦不少今獄官雖備恐只以無合行條令罔知所恤
不過囹圄約束卒吏无致踈虞而已如此是與
朝廷矜恤至意大相乖違徒月費俸鈔養閑人資歷
也此與不設何異以其愚見今後兩省宜酌古准今
講究獄官合行條件使知所守定爲格例付下各路
施行如本官任滿日仰總管府以憑考較優劣復令
按察司體察相同申臺呈省用之陞黜以表能否庶
望獄官任內盡心勾當不致非理囚禁因循損傷人

命上以副

朝廷哀矜至意下以感召陰陽之和以消災盭之氣亦聖代善政之一端也外據囚糧暨藥燒燃窠篋等物所在官司須管按月依例給付却不得因而致有闕乏據此合行具呈

太廟行禮蚤晏事狀

切惟祭禮以嚴敬為主兼質明行事清朝而徹古今之通禮也伏見今歲太宮大祀自十七日夜二更已來行禮至明日辰時終方罷徹計其漏刻幾于日以致老者不勝其疲壯者委頓于地所謂有司跛倚臨事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因倦怠而不存于中矣且祭而忘敬鐘鼓玉帛似爲虛陳彼執事者却因

怠失儀從而得罪是又不可甚矣參詳合無將見行禮文令尚書禮部與太常寺官重行講議中間節文輕重升降遲速因仍損益使各得攸宜以新一代之典永爲定例則禮容精意兩有餘裕顧不盛歎據此合行具呈

乞權免大名等路今秋帶納中都遠倉脚錢糧事狀

切見大名彰德衛輝懷孟等路蝗旱連年關食者衆磬罄告困至今不絕即日又令五路百姓起運官糧十萬餘石限十一月終赴新城交納每石雖官支脚價二兩二錢其寔難以繳計據各路所該糧數官司盡行椿配民間轉令顧脚般載今體訪得每石不下

五兩有餘才方可運一石兼大河以南千里蕭條人
煙斷絕人牛車仗冬月寒苦至於糶糧芻料又須負
戴往返三千餘里其間生受姑置不問而近倉稅石
及帶納中都遠倉腳錢糧數亦依常例三限管得依
期閉納如此督迫人難何以聊生叅詳上項事理除
官支腳錢外每石百姓又費二兩有餘今畧舉大名
見運四萬五千餘石扣算據百姓餘上所費二兩之
數且該米兩石爲率是使百姓已納十三萬石到官
比附本路遠倉腳錢糧數四萬九千餘石已出一倍
之上今者更要百姓帶納之數委是重併以某處見
合無將今歲五路帶納遠倉腳錢稅糧權行蠲免外
據近倉稅石更爲寬展限次送納且令百姓併力以
致展轉靠損貧乏似爲便當

舉崔國華克省掾狀

切見樞密院前官吏人等往往以貪墨敗黜其令史
崔國華者練習吏事通曉譯言既慎所守又以能聞
自照制來隨房例有違錯而國華無事經問者其掌
行簿牘精詳舉皆可觀切詳身居吏職能自振索夙
夜在公罔累所舉擬理宜加異以勸方來合無將崔
國華轉補省掾儻試諸難可收實効非唯於廉汚之
間黜陟並行抑亦明公道而勉事功也

論明經保舉等科目狀

今體訪尚書省批送禮部同翰林院官講議科舉事
省擬將詞賦罷黜止用經義明經等科其舉子須品
官保舉之人然後許試夫如是恐事出非常中外失
望切惟科舉之法上自隋唐迄于宋金數百年之間
千萬人之衆講究亦云詳矣如餘科或廢獨賦義策
論取士而不去考蓋以經史道備格律精當至公無
私而又可常故也故前入目為將相科如宋之韓范
歐富金之高石侯胥皆其選也其保舉在宋諸公雖
曾建議議令官舉歲貢以三百年尚文之世尚莫能行
况權輿於今日乎參詳若依上項所擬將見公道掃
地關節大行上下成風相率諛偽其弊有不可勝言

者矣且品流之人若果實人材雖出一切科目不害
為通使持達之士何獨詞賦無益於學者治道哉至
明經設科正使天下之人舍精就簡去難從易不出
手抄義疏口誦集解心熟箋注其規模不出帖經口
試殆童子答默義之法耳至有兀兀窮年白首一經
餘不暇及者必欲絕去箋疏斷以已意使微辭奧意
超越於道學諸儒之上亦已難矣由是而觀返不若
黜義之淹貫經史扣擊諸子辭理文彩兼備之為愈
也故唐人有進士百一二明經十二三之謠宋人亦
云焚香禮進士徹幕待經生足見經生為易而進士
為貴為難矣此王安石所以創經義而革明經之輕
且泛也外據保舉等事論者不過士不官舉雖盜賊

倡優皆得舉進士則賢不肖渾殺無以別矣曾不念
亡金舉法如十惡倡優奸盜充吏犯賊至徒等人明
有結罪條理儻舉而行加其詳密可也不然則草野
遺賢閭閻寒慙終身陸沉不復進用於明時矣且以
故事考之又有甚可慮者昔唐楊國忠子楊暄舉明
經科學術荒陋文不中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國忠
權勢遣其子先白國忠云郎君所試不中程文然亦
不敢落也又楊汝士與錢徽掌貢舉段文昌李紳各
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
焉及第者裴度之子李宗閔之壻楊汝士之弟或曰
今歲取士不公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 上命
王起亞復試果黜十餘人歟錢徽宗閔汝士由是而

設其明經保舉亦有未便於時者茲非明驗歟以其
愚見其詞賦宜公然集議不可遽去其保舉之法恐
行不克終徒爲紛紜之變耳當今之務惟以多得人
材以備任用爲急據科目之先後人材之速得已經
具呈

建國號事狀

伏見自古有天下之君莫不首建國號以明肇基之
始方今元鑑紀而號未立蓋未有舉行之者是大闕
然欽惟

聖朝統接三五以堂堂數萬里之區宇垂六十年大
號未建何以威仰万方昭示後世愚以謂國之稱號
宜下公卿大臣及五品以上官集議 闕下則天六

幸甚

彈西夏中興路按察使高智耀不當狀

切惟按察司所行輕則彈劾奸邪重則抑按暴亂爲使者務要剛明知體臨事有爲故風彩所加百城震肅今體察得西夏中興路提刑按察兼勸農使高智耀資性罷軟不聞有爲事佛敬僧迺其所樂迹其心行一有髮僧耳旣乏風憲之材難處搏擊之任兼河西土俗大半僧祇初聞智耀來官已爲望風輕易故理任已來所行淹阻畧不見憚欲望宣明教化問民疾苦鎮靜一道難矣哉如近者習良和尚等事比其驗也合無別選材能以代厥職不然雖後別有區處旣非其人恐終不能震懾不惟高智耀是風重使

五郡冤抑之民一經赴訴彼強暴者加怨前時而平民轉罹殃咎其或使之強爲因而別生事端尤爲未便然詳至此擇人而代佶不宜緩據此合行糾呈

論立睦親府事狀

書云平章百姓以親九族此帝堯致治之先務也今國家聖子神孫碩大蕃衍維城維藩固若盤石宜請立睦親府選懿親中尊王之賢重者一人判大宗正事使之敦睦宗屬奉承王命庶幾於變時雍民德歸厚矣

論屯田五利事狀

南北之勢我可以取彼此必然理也然饋餉轉輸古無良法正有屯田待以歲月爲古今上策耳

朝廷往年已曾施行不數年積穀幾至百萬若行至
于今其利有不勝計者蓋兵足食民無轉輸之勞邊
有備官無和采之弊兼自古議征不庭莫不留兵在
田而後收必勝之道今者宋人出沒不時止恃山林
阻隘雖云深入如涉虛境今者如復令邊民分地雜
耕上自鈞化下至蔡息不數年剪去荒蕪蕩爲耕野
一利也民則什什伍伍相望三時種藝甲兵在傍彼
欲內寇野戰實非所長復欲伺便鼠竊又無潛伏出
入之便而復嚴烽燧謹斥候少有警急我則收合餘
力據守要害而似前日之寇盜不可得矣彼縱來寇
如獸處平野獵者蹙而殺之獲之無不利矣二利也
至於我軍征進適當農隙丁力有餘者許隨大軍入討

所獲悉付本人是民因私利勇於公闢三利也又令
向裏一切蒙古奧魯亦編問民屯使之雜耕不惟調
習水土可使久居且免每歲疲於奔命之役四利也
不數年根勢深固使奧魯軍人倒營南下近則雜兩
淮之間遠則抵大江之北所謂長江之險我與共之
矣五利也合無將河南舊有屯田戶計及一切沿邊
之民盡折絲銀使之輸穀其屯事於山川出沒要害
去處首爲耕墾官給牛畜自辦農具其條法且一依
經畧司元行然後選近侍爲大司農官及內設屯田
郎中員外專領其事使通其奏請趣其應副歲時令
按察司或督軍御史按行屯所察其成否而賞罰之
不數年田事可成坐收必勝之道矣

論百官集議事狀

朝廷大事有疑未決者當下百官集議議事置大夫專掌議論自兩府大臣博士已下皆得預議以伸已見不嫌以卑抗尊既盡其衆之所欲言然後附以人主之獨斷此漢集議有公天下之意也方今品或未完法制未定事有可行而疑倡者宜遵漢故事五品以上官集議
闕下各具所見以聞

論宰相兼判兩部事狀

今者吏刑二部官備吏具專一分治是朝廷委任既專且重切見比年以來選法不定刑名無章黜陟遠近多徇私情輕重死生致傷和氣宜考

定新制使宰相兼判兩部以責成效

論立群牧所事狀

伏見古者將帥以大司馬爲官蓋兵以馬爲本今冀土雖馬之所出然國朝馬政未遑修舉輿臺皂隸皆得乘騎駕車拽碾無不駟用一歲之中消耗不少往年雖有禁令旋復寬弛甚非強兵之道也宜養之有素立群牧官略取唐制以定牧產之法再嚴先禁用壯兵威

論官買輝竹事狀

切見衛輝路民竹緣三十年前百姓培養以至今日俱係軍民站戶倚仰當差兼已亦數重宣課近年官定四六抽分其實中半曩者園戶訴難雖蒙上司定

奪經今二年未獲明降其竹因斫伐不時徃徃枯死
若以竹論通合官拘如白物力與桑麻無異又與懷
孟事體不同據園畝不過四十餘頃宜買屬官竹使
民无求業之恩官有通行之利亦便民之一端也

論塞絕沁水事狀

切見今年雨水稍作黃沁北泛决壞武陟縣埧閘北
與御河合流淇門以下槽岸低狹不能吞伏幸不爲
患兼今日隄防未修儻值雨潦大作自衛已東非惟
漂没田廬蓋場所在有大可慮者以其愚見將元修
閘堰宜塞絕之使無後患嘗聞衛土人云金太定二
十七年黃沁北泛澆没州城水至浮圖第一級此先
事之驗也

論范陽種麥事狀

切見附京地寒不可以麥而歲用不啻撥萬斛止仰
御河上下商販以資京畿今范陽去都百里而遠土
風宜麥與稻比之秋田宜令倍種外據荒閑曷占復
許諸人開耕驗頃畝免地租三年及減半力役亦完
實內地之道也如關中古無麥今盛於天下者蓋自武
帝始也其種稻事昔北齊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暉建
議開督元舊陂歲收稻數十萬石北境賴以周贍此
其驗也督元在今新野縣界

論大作水軍事狀

征進舟師固未嘗闕然可大作一軍召募兩淮黃河
上下等人并南人歸順者兼用其力舡艦一依宋法

精選大將使之專習水戰建以龍驤樓船之號歲時
師出水陸並進亦多方悞之之法漢武發會稽歐閩
之策也內則浚太液池造爲輕舟令武衛軍不時閱
習又武帝伐西域而鑿昆明池魏祖之征荆吳而開
許西湖是也

論削去科帖俸名

民間科帖標注俸鈔且賦稅從古有之必斂之在官
以給祿養是恩出於上今者名之科帖曰此官吏俸
也是民自以祿食廩給非出 國家公養太恩也宜
令削去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

論撫治川蜀事狀

宋人以川蜀號爲左臂謂其控制荆吳上流恃之尤
所重者迄今奄有垂五十年殆天之所以資 國朝
也比年以來雖行臺院然未聞境土外拓戶口內增
蓋經畧撫治未得其人故也以某愚見若有能招集
流亡和誘諸恙訓農積穀通商惠工興起伏利撫存
文武才幹忠義方畧者擢以不次許於要害城
令一切從便行事自非邊城可併者併其差稅課
程權閣三年行有實効使世守其土外據諸蠻君長
如能率衆內徙亦仰依上施行軍前虜獲生口不許
贖賣將精婦及男女成丁者配合作戶官爲給田每
歲量納本主稅石如此待以歲月完實富庶以俟他
日順流東行之舉猶愈守駐寨柵崎嶇山谷間徒費
錢糧終無所益取困弊而已

論普加諸王爵號事狀

古者封爵或以土地或以勲賢然往往遙領不有其
土未若我朝天恩曠蕩均同雨露實有其封以供湯
沐其未加王號者合無推恩普議及依制頒降印綬
使名實兩全以篤親親之義

論戰士有功遷加官賞事狀

士須以氣作氣因利以銳而官爵者 國家之厚利
也故以加級奏遷使兼今後軍前一切戰士克敵有
功者合無驗所獲首級用詔勅遷加散官以作士氣

論西川軍役事狀

西川軍人俱係山東河北山後五計逐年取要氣力
往還五千餘里七三也所無不圖之求其精銳不可

得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近聞平纜軍人
已蒙替罷至於其餘軍戶合無一體定奪亦同仁一
視之義也

論禁庸醫事狀

國家以民為本五福以壽為先今民間庸醫及僧道
等人妄行鍼藥民愚無知一旦委命於手至有父殺
子前子夭千後終不覺悟是庸醫者猛於苛政也以
其愚見除係官名家者流餘者宜漸行禁記曰醫不
三世不服其藥此之謂也

論監選典故事狀

監選故事吏部將受除負數及擬定州縣名職單自
付之監察本官但憑數臨視而已若中間或有資歷

先後品從高下及不應等事許本官陳告御史即推
究根因與之改正今者監選合無依舊例施行付之
吏部以爲定式

論置官吏空行簿

天下重事無重於州縣得人果得其人臺司何憂不
清州縣何憂不治今按察司既立請中書吏部具錄
州縣見任官吏姓名爲空行簿所至州縣先暗行察
察然後遍見官吏一一詢考政績得其公廉勤幹者
明注實狀於簿其衰老無能顯有不治之迹者以朱
書書之其有中之才雖別無奇効亦不至敗闕者以
墨書書之又有雖是常才能專長一事亦以朱書書
之還臺具奏以聞然後付之吏部使陞黜補充之際

可以坐見群吏賢愚能否不遺一人則天下之才昭然可得矣

論益都括出新戶事狀

益都路括出新戶不下萬計俱係貧難老疾分房驅
丁攢合作戶今秋又值水災比之他路重致困乏若
向前科差必避匿遠窟不幸更值災傷展轉流死別
生事端非國家之利也以其愚見宜令按察司從
實具檢覆果堪戶計猶宜存恤其不成戶者並聽作貧
難收係侶爲安便

論品官得上封事狀

五品以上文資官如遇赴闕授除據所管路分內
有利病當興除者得上封事以聞其條件大不過三
小者五事而已正本上中書省副則呈御史臺庶望

下情得以上通而無壅滯之蔽非唯少見人才優劣亦且知任內有無盡心勾當

論立國子學事狀

切見 朝廷選近臣子孫聰明者付之省部閑習政務或授之儒生講誦書史有無立國子學使學士院官及選通達政務一人專領其事

論嚴禁奸細事狀

方今宋人規畫止是內嚴城守外用偵謀遂得事情預為備禦故師出不能大有利益以其愚見急當禁絕人入境將沿邊地面令軍官上下分掌不時巡邏萬一透漏其當該人負同知情治罪

舉閔仲修事狀

詮選刑名最為重事先為選法未詳已擬丁某兒員外郎勾當其刑部亦宜選用舊人整理審定切見在都關其係前朝刑部令史練明法律通達書史年德俱高宜蒙錄用不然取宋故事立審刑院使掌理其事

論交參漫散戶計本管上司差設權府提領招撫總把

交參漫散戶計本管上司差設權府提領招撫總把之類另行管領中間不無侵擾使失業貧民轉致困弊今後假此戶計合無令見任官司收係土着元籍路分推送除豁

論立聘財事狀

男女居室人倫之大者也比年以來聘取無法妄增

財幣使貧家失娶嫁之時今後合無酌古准今定立
常數廢望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春旱請禱事狀

古者龍星見而雩雩者四月禱雨之祭也即目已
立夏氣序乖和暑炎驟作今體訪得自乾德迤北至
都去冬無雪經春不雨二麥已枯春種未下至於大
興部內雖雨降數次多者不及二寸切恐蝗旱又成
災沴民事之急無重於此據隨路關兩去處合無令
有司擇日行雩祭之禮為民祈穀其於農政實所先
務據此合行舉呈

論倉庫院務官除授事狀

舊例倉庫院務官係流外官除授今者一出人情賄
賂其以賄得者取倍常為恐其以情得者務賂遺為
事以致徃往失陷賊濫而敗曾无愧惜今後合無依
舊例據見勾當人貞定立資品依格遷叙使人人以
功名為心其弊不革而自去矣

論監選事狀

欽奉

聖旨條畫內一款節該應合遷轉官員如任滿不行
遷轉或遷轉不依格者委監察糾察仍令監選欽奉
如此近委某監選伏見中書省奏奉到

聖旨中統三年無脚色官員盡行委用據告叙承襲
等事省劄亦有定例其一切求仕官員各有自來根
脚及本路總府保申文解所當問者并降不等資品

不應遠近失當言出事定皆在擬注之際今者監選
止是引驗臨視解由文字中間鈐注窠闕是否何由
得知若已除人負儻或不應有告言者臨時難以折
辯亦恐臺官恠問又知得第一選係監察梁真監選
將解由人負讀視外驗及將擬定窠闕引令看讀今
某監選除讀視解由引驗人負外據擬定窠闕不令
看讀若不足覆緣今日格法日新某等監選亦不當
守常而不知變至如亡金故事亦是監視注定名數
其間公事若有違錯即言監察與之改正又念今日
最害事者以情破格以言公照得欽奉

聖旨節該仍令監選思一選者一選之事豈有知其
前而不知其後合無依第一選通知前後事理但望

中間不致違錯據此合行呈覆

論舉官自代事狀

切見內外大小官吏務保祿位鮮有以廉耻自厲者
正似庸工計日取直縱有強幹亦為薄俗所移欲求
其公勤忠義竭力以報上者不可得已其道正須
尚廉耻獎忠勤抑僥倖進恬退如樹私黨取常格叙
故舊等事皆宜杜絕今後合無令內外五品以下至
七品官比及考滿中間須得保舉所知有才行声跡
顯明者一人以自代令按察司覆察才行確實由臺
呈省聞奏如不相應彼此俱罪之其舉官在任內或
有故及任滿闕員即令其人補充茲蓋帝舜九官相
讓之法唐朝因之亡金亦嘗行焉今之天下猶古之

天下行之于今何獨不可但二三大臣主之當力耳
論修起居注事狀

宜令學士院脩起居注逐旋進讀復置起居舍人郎
等官使分掌其事

為收復連海事狀

專委東路統軍司據元曾攻拔連海將士人負令陳
說當間方畧限以年數專為收復以窺海道入揚州
之路

論定興隸屬涿州事狀

切見定興新城爰自亡金係京畿屬邑况根本所在
勢無大重合無改正復隸涿州

論服色尚白事狀

國朝服色尚白今後合無令百司品官如遇

天壽節及圓坐廳事公會迎拜 宣詔所衣裘服一

色皓白為正服布告中外使為定制

論百司吏負並懸書袋事狀

在都百司吏人實繁有徒服色既無以別察者又不
復知以致往往輕犯禁令今後有無取舊例令吏負
等人並懸書袋

論州縣闕解字事狀

州縣見闕解字去處宜官為起蓋使有定所及頒降
戒諭聖訓書之屏風使朝夕仰視知所懲勸

論器械有常課事狀

器械中員堅強犀利非限以歲月不能如法西漢至昭

宣帝間兵甲器仗方得精粹合無隨路置局以常課
造作物勒工名以考其利鈍令達魯花赤不妨本職
監視成造每月開申功程次第上半年輸納京都

論褒獎公能廉幹事狀

隨路府官有廉幹政声自民間達
音特加旌擢
聖聽者宜降德

論密院置學士事狀

樞密院宜取唐故事置學士一員選六十已上通達
古今曉暢軍事及明時務知地理儒者克之以備
顧問參謀議或有可否許以專達

論今後師出不拘常限事狀

今師出不可以秋冬為期宜出不意使蹂踐田苗不

得排稼以成彼邊困弊之漸亦克國伐卷李靖破梁
之策也

論州縣檢括僧道事狀

州縣宜檢括出家僧道不立着等人有以妖術惑
人眾及造作為金銀者痛行治罪

論均平秤尺斛斗事狀

書云同律度量衡帝舜所以資治也今民間升斗秤
尺有出入之異往年雖有禁令有司或裂竟莫曾行
今後合無製造法物官為印烙頒降州縣一體施行

論軍官以功贖罪事狀

軍官之罪重積如北宜許以邊功自贖以攻城畧地
伐謀用間為上以斬將奪旗為次餘驗所獲首級使

也相當其冒名影替之數古人所謂使功不如使過是

秋澗先生大全集卷第八十六



